

开栏的话

近年来,我市紧紧围绕“增绿、提质、添彩”三大主攻方向,全力提升人居环境,让居民深深感受到了家门就是诗与远方。我市文艺工作者积极行动,坚持“文化点亮城市”理念,挖掘本土历史文化资源,创作了一批沾泥土、带露珠、“冒热气”的文艺作品,多角度呈现家门口的诗和远方。本期起,本版开设《家门口的诗和远方》专栏。欢迎投稿,敬请关注。

水墨袁集

■谭艺君

青砖白墙黛瓦,小桥流水人家。百年老屋诉说沧桑往事,遒劲古树托举悠悠岁月,玉带般的村蜿蜒流淌,粮囤、古井、石磨缓缓铺展旧时光……一个冬日的上午,我们来到舞阳县保和乡袁集村,仿佛走进了一幅生动的水墨画。此时,村庄的数百亩樱花还没有烂漫绽放,五彩缤纷的灯光节也没有点亮夜空,葡萄产业园里甜润的“阳光玫瑰”还没有引来采摘的游客,而烙馍高手“打播”袁家宴的浓浓烟火气已慢慢消散,整个村庄宁静而富有诗意。追随淙淙的流水行走在平坦整洁的街巷,我感到乡情乡愁正在这个村庄、在这幅水墨画中蔓延开来。

我们入村就看到一个“显眼包”——袁家宴美食园。这是一幢两层四合院式仿古建筑。踏进气派的门楼,中式庭院古朴典雅,主屋、东西厢房雕梁画栋、飞檐翘角,木雕窗棂古色古香。前不久,袁集村举办了首届烙馍节,吸引周边二十多名民间烙馍高手在袁家宴摆开擂台,制作烙馍、焦馍、菜馍、油馍等多种特色美食。麦秸在釜子下熊熊燃烧,擀面杖忙个不停,烙馍散发清香,人们在熟悉的味道中重温童年记忆、寄托绵绵乡愁。此刻,院子里摆放的几个釜子余温尚存,明媚的阳光泻进来,在房檐上涂抹金黄的色彩,透出融融暖意。

瓦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。漫步村中,莲湖碧波荡漾,凉亭古朴典雅,步道曲径通幽,古井、石碾、石槽、磨盘展示着历史的厚重、尘世的沧桑和乡村的味道,让人生出无限乡情。

袁集农耕博物馆外观是一座巨大的粮囤。村渠在博物馆前流过,渠水中芦荻顶雪,摇曳着驱不走的乡愁。两棵高大的古树已脱尽青绿,枯墨画出的枝柯擎着高高的鸟巢,鸟群起起落落。走进博物馆,耧车、桑杈、木锨、耙子、曲辕犁、锄头等生产工

具,风箱、簸箕、斗、管箩、陶罐等生活用品,带着指纹、体温、汗水和泪水,接受时间的摧折和照耀。曾唱出满天星辰的纺车、曾照亮黯淡岁月的油灯,向尘世回馈最后的光芒,淌出往日的热和暖。抚摸旧物件、探寻旧时光,我们借此望见这片土地上曾经天空的蔚蓝、大地的金黄、河流的清澈,获得心灵的抚慰。这是最温暖的共情——无论承受多少风雨、穿越多少黑夜,只要心怀热爱、勇敢奔赴未来,即可与春天撞个满怀。

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王元文的故居是一座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古老宅院。故居坐北朝南,建于清末,现有堂屋、庭院、竹园、莲湖。由砖、石、瓦构筑的三间堂屋原为其母亲的起居室,东西两间为休息室,中间为客厅。六兽屋脊,凤凰脊首,凤纹瓦当,砖雕门楣,彰显了中原古建筑的建造技艺和厚重民俗文化。庭院幽静,翠竹青青。庭院后面的莲湖碧波荡漾,据说夏日莲荷盛放美不胜收。此时沉静的湖水温柔地环抱着周围民居古色古香的倒影。

每座村庄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记忆,乡愁藏在耕耘桑梓的往事中,也藏在人间烟火和民生百态里。袁集所在的位置,在东汉时期是许昌到南阳的古官道必经之处,曾设有皇家行辕。明、清和民国时期,这里随着沙澧河漕运的兴盛而形成小运河码头,舟楫穿梭,浆声帆影,货物集散,往来繁忙。小运河上游为甘江河、下游为澧河。据说小运河的水是甘江河满溢后自然流淌到低洼处形成的,淙淙河水汇集到袁集村,其支流众多、沟壑纵横,遍布保和乡的好几个村子。小运河上建有袁集桥。古桥仿佛穿越历史的甬道,镌刻南来北往的脚步,留下耐人寻味的故事。如今袁集村的村渠依然如玉带盘绕,为村庄平添水墨之韵。

袁集村曾是远近闻名的集市。因地理位置好,迁居到这里的人越来越

多,外地来此经商的也多了,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大都市,人文荟萃,商贸兴盛。如今村中有一幅大型景观墙绘,再现了袁集村曾经作为集市的繁华往昔。街道两旁开设有酒肆、饭馆、茶馆、铁匠铺、当铺、染坊等。袁集胡辣汤的彩旗迎风招展,香味仿佛扑鼻而来;街面上人来人往、熙熙攘攘,卖糖葫芦及各种地方小吃的、挑担叫卖农产品的,赶着马车、牵着牲畜驮运粮食和各种生活物资的,络绎不绝。这热气腾腾的日常,定格在一辆嵌入墙壁的古老马车上。马车犹在,故人已远。它曾见证、记载过的繁华都被埋进岁月风尘里。它就这样安静地站着,仿佛自己也是寂静的一部分。

丰厚的历史遗存经过岁月的沉淀,涵养了淳朴的民风。追随淙淙流水来到民宿“咱家的院子”,青砖瓦当围砌的院墙古朴自然,墙角植有一丛翠竹,阳光在院墙上勾勒出婆娑的竹影。堂屋是20世纪80年代建的一座柴房,院子东边是用毛坯墙垒砌的厨房,俗称灶火。古老的石槽、檐下的老水缸、泥土垒砌的锅台,仍保持着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面貌。进入堂屋,浓浓的现代气息扑面而来。除两扇用土坯砌起来的格栅保留了原状,其余陈设都经过精心设计,古朴精致、典雅舒适。可以想象,居住在这样的院子里,推窗见月,虫鸣空旷,夜露微凉,枕着麦草的清香和远远近近的鸟鸣入眠,在灵魂的洗礼里初心如雪,仿佛找到了心灵的归宿。

生活悄然掀开新的一页。如今袁集村是生态宜居的和美乡村,波光微

滟处,屋舍俨然。整洁的村道连通每一条巷子,每一户人家,淙淙的流水回应着喧嚣、安静和烟火之声。文化长廊乐声悠扬,戏楼广场弦歌不辍,热烈的掌声、爽朗的笑声是幸福生活的剪影。迎面走来的少女容颜美如清晨,在游园里聊天散步、休闲健身的村民怡然自乐。冬天的风已耗尽了凉意,正慢慢变暖。尘世滚滚。在枝头梳理羽毛的喜鹊正唤来春天,房前屋后的大树、花木、蔬果即将又萌新绿。

如果幸福易得、如果温暖恒久,那一定经过了浸透汗水的奋斗。据介绍,袁集村与河南郑百园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合作,对村庄牌坊、房屋、道路、坑塘等进行统一设计建设,在回望历史、留住乡愁和眺望未来之间,在传统和时尚之间,在人间烟火和诗与远方之间找到了自己。袁家宴美食园、农耕博物馆、樱花主题游园、葡萄产业园,以及陈谢兵团解放舞阳作战指挥部旧址、国防教育基地,还有汉服文化交流中心、汝瓷文化体验馆……如今袁集民俗村项目已初见成效,带动了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发展,成为集农耕体验、研学教育、节庆美食、文化休闲、农民画传承于一体的精品文旅村,接待游客数量日益增长,村民的“钱袋子”也鼓了起来。

“我家大门常打开,开放怀抱等你。”带着历史赐予的乡愁文化以及智慧、勇气和一往无前的力量,走稳脚下的每一步,就是最好的路。

“拥抱过就有了默契,你会爱上这里。”来吧,在水墨袁集,让我们等一场和春天的双向奔赴。



心灵漫笔

古城烟火气

■邢纪山

舞阳城的腊月初一会起于明、兴于清、盛于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初期。

那时的舞阳城区仅有东、西、南、北四条主街。一到农历冬月二十几,通往县城的官道上,推车的、挑担的、肩扛的、坐轿的、骑驴的、步行的,流水般往城里赶。西街两边摆摊卖货的、耍猴卖艺的、相面算卦的、拔牙看眼的、治癣起癣的、把脉看病的、说书唱曲的、撂场子卖大力丸的,卖各样吃食的,摊儿挨摊儿、场连场,拉出好几里地。前来买东西的、闲逛的、看热闹的你碰我、我挤你,叫卖声、锣鼓声、胡琴声、喊叫声如同锅里水滚了。一个小小的县城,一下子拥入数万人,其拥挤塞堵可想而知,好在那时少有机动车辆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由国家实行计划经济,各种商品都由集体经营,加上农业生产繁重,人们少有闲暇,因此腊月初一会略显萧条。

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国家实行改革开放,搞活经济,腊月初一会盛况再现。由于城区面积扩大,道路拓宽、街道增多,卖东西的摊位及赶会的人流不再局限于一处。老十字街、东大街、上海路(原广场路)东关汽车站以及后来的商贸城、体育场、人民路等,都是商贩聚集、彩票售卖、歌舞表演、马戏杂技、套圈儿、玩杂耍的热闹之处。

最惹人注意的就是彩票售卖和歌舞表演。那时的体育场占地数十亩,售卖体育彩票、社会福利彩票的摊位有百米之长,诱人的奖项吸引了众多想凭手气撞大运的。一旦有人中了大奖,喇叭里的喝彩声、人群的欢呼声可谓铺天盖地。还有那十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团,声嘶力竭的招徕声、棚内的狂歌劲舞伴着震耳欲聋的音乐,感觉空气都是颤动的。还有东关、西街的大戏,更是吸引了众多中老

年戏曲爱好者。

各种商品自不必说,单说各样的小吃听起来就令人垂涎三尺——如西街的羊脑儿汤、热豆腐,刘家的鸡肉胡辣汤,花园路的五香豆沫、杨家的油茶等。毛喝上一碗,舔唇咂舌,口齿留香,毛孔舒展,浑身通透……

每到会期的最后几天,很多没有卖掉的货物商家会便宜出售。乡下人精打细算,常常就钻了这个空子。这俗称“逼会把儿”。

那年月,人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,乡里刚定下亲的青年男女会相约赶腊月初一会。买一身称心的衣服、吃上一顿饭,说说话、牵牵手,心就近了许多。返回的路上,男的骑着崭新的“二八大杠”自行车,女的坐在后座上,脸贴靠着男的后背,一手轻挽着腰,满满的幸福感。

进入21世纪,由于城乡众多商场、超市的开设,对集市、庙会的商品交易带来很大冲击。舞阳城每年的农历腊月初一会无论规模还是影响,都大不如前,尤其是三年疫情,导致腊月初一会停办了三年。

今年,舞阳城农历腊月初一会再起,久违的盛况再现。会期长达十天,分会场设多处。西城、东关的大戏,台上锣鼓喧天、丝竹声声;台下观众人头攒动、如醉如痴。西城广场、解放路、海南路、东大街、上海北路等街头空地上,吹糖人的、玩套圈儿和套大鹅的、玩杂技的、开碰碰车的,吸引了众多围观者。就连被称为舞阳城“西花园”的袁集村也成了分会场。

会上,除了舞阳本地的传统小吃,还有过桥米线、烤串、热干面、蒙古烤肉、新疆烤羊肉串、大连火爆鱿鱼等各种美食。

连日来,舞阳城的大街小巷人流如织,或购物,或闲逛,或看热闹,或走亲访友,一派繁华景象,弥漫着浓浓人间烟火气。

记忆中的小站

■赵会玲

这是一个乡村小站,恐怕早已被人遗忘……自打我记事起,就看见村南田野里自西向东蜿蜒着一条铁路,两旁堆满了红色的石子。上面的枕木确实是木质的,是那种非常厚重、结实的木头,走在上面让人觉得很踏实。

小时候我常在铁路边玩。捡光光的石子,在枕木上蹦来跳去,能够感觉到木头的元气。我想,那块枕木一定来自一棵生长了许多年的大树,质地坚硬。我常和小伙伴沿着铁轨走直线,看看谁能坚持到最远。可我每每走上五六步就会掉下来。

那时候火车很少,一天大概三四趟。多是货车——黑黑的货车呼啸着从远方驶来。在当时看来,那真是庞然大物。我总是远远地看着,不敢近前。我也总是会数它有几节车厢,也总是会想它是从哪里来、要到哪里去,起点是哪儿、终点是哪儿。田野是无边无际的,铁路也是无边无际的,于是就想起背过的诗句“君不见,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”。难道这火车和铁路也从天上来吗?我看见它来自太阳升起的东方,一直绵延到夕阳西下的地平线,不知道通向哪里。

当然,我最喜欢的是那趟客车。刚好有一列客车经过我们的村庄。在我们村子的西边有一个小站,客车会在这里停下,我们便可以在这里坐上火车到城里去,车票是两毛钱。下午四点多再回到城里坐着这趟车回来,仍然在小站下车,完成一次愉快的旅程。这是一列绿皮小火车,大概有七八节车厢。每次见它从东边远远驶来,我心里就不由得欢欣雀跃——它可以载着我到城里去看干净宽阔的柏油马路、吃美味的面包和糕点。

这个小站对我是如此重要,因为它给了我人生最初的思考。

虽然是一个乡村小站,但在乡下,那也是最好的建筑。它大概有三四间房子那么大,都是青砖砌的,结实又气派。进去大厅就是售票处,开着两个小窗口,售票员坐在里面。我那时身高还不到窗口,常踮起脚尖递过钱去。售票员是个女的,烫着洋气的卷发,鬓角有点高,冷冷地递出来车票。外面有一个小广场,地面也铺着青砖。广场每天都有人打扫,即使下雨天也没有泥,完全不同于乡下的场院。当时,我觉得小站就是城市的缩影。

买了车票,就在这个小广场上候车。因为每天只有这一趟车可以去城里,所以大家来得很早,生怕就误。我总是非常焦急,觉得等待的时间这么漫长,心里焦灼不安,直到远远地看见东边有火车头一点点过来,一点点变大,心跳就迅速快起来,激动万分。我有充足的时间在那里看着周围的人。老太太大多是挎着竹篮子,里面是

满满的、光溜溜的柴鸡蛋。她们是去城里卖鸡蛋,所以小心翼翼地看护着篮子,生怕被碰着,上面还盖着蓝色或白色的布。有几个妇女也挎着篮子,里边装的是麻糖。我们村盛产麻糖。从初冬开始,每天都有妇女挎上一篮麻糖到城里去卖,下午再坐着这趟车回来,一天会挣上两三块钱。有的人拿着自家地里产的白菜或红薯,不知道是去卖还是去看城里的亲戚。还有家里条件好的可能就是专门去城里闲逛,比如吃炸鸡、去电影院看电影、给家里买台收音机等。

妈妈带着我们姐三人一般是去城里买件衣服,或是去酱菜店里买酱豆咸菜,偶尔也会看一场电影或去公园转转。有时,妈妈会给我们几斤果子,让我们喝粉浆面条或五香豆沫,再买几个便宜的大面包——对我们来说,这已是美食。我知道,那是妈妈想让我们尽可能地在这贫瘠的日子里享受生活的乐趣。

我最向往的是去新华书店。在那里,我可以买到心爱的文学书或者是练习题,如《何其芳文集》《臧克家散文》《数学习题集》等。我每次只买一本书,因为没有钱,所以只能挑便宜的。当时,我是多么想把书店里的那些书都看完啊……

大概在城里转上三四个小时,就该返回了。我们早早地在车站买好票,在拥挤的站台处找到了这辆绿皮小火车,心里无比满足。下午五点多,火车又到了村庄的小站,我们的双脚又踏上了村庄的土地,好像从繁华回归了质朴。这时,夕阳西下,暮色渐起,火车上下来的人三三两两散去,都是那么高兴。篮子里的鸡蛋和麻糖卖了,兜里有钱了,小孩子有了新衣,吃了好吃的,看了好看的,一切多么美好。

那是一幅极其美丽的画卷——夕阳的柔光、斑驳的树影、归巢的小鸟、回家的人……宁静、欢愉、满足、喜悦。我远远地看到了村子上空袅袅的炊烟,就像陶渊明笔下的“暖暖人村,依依墟里烟”。

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小站。因为它,我知道了外面的世界,知道了城市的样子,知道了在小村庄之外还有广阔的世界。于是我想,有一天我也要到那个广阔的世界去生活。我心中仿佛忽然点燃了盏明灯,开始用功读书,要实现心中最初关于人生的理想。我踏踏实实读书,不辜负每一个清晨、每一点星光……

而今,我已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三十多年,大学毕业就在这里教书。每每走到解放路,我还是要抚摸一下路边的法国梧桐;每每路过马路街新华书店,我还是要进去转一转;每每走过人民公园,我总会想起妈妈带我们一起来时的往事……

小站,是一束光。它曾经的名字是西皋车站。

红尘百味

一碗粉浆面条

■程慧娟

1997年,我离开家乡来到漯河,开始了异乡生活。最初几年,在我心里,漯河只是我暂时工作的地方,家人、朋友、美食都在老家。

漯河很多人都爱喝粉浆面条,大街小巷常常能听到叫卖声“粉浆面条,原汁原味的粉浆面条”。循声望去,总能看到一群人或坐或站,津津有味地边喝面条边谈论着口味。我隔三岔五也常常听到身边同事说喝粉浆面条了。我很好奇,粉浆面条里究竟有啥神奇的调料,让他们几天不喝就会想。

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哪一天,我第一次喝了粉浆面条,那酸中带涩、涩中有苦的味道让我喝一口就皱起了眉头,很久不再想它。真不明白为啥身边那么多人提起粉浆面条就眉飞色舞。我忍不住想再尝试一次,怎么也不信别人嘴里香喷喷的粉浆面条于我却难以下咽。再次碰到卖粉浆面条的小摊儿时,我要了一碗。奇怪的是,这次喝居然没觉得那么难喝,唇齿间竟品出了酸涩后特有的余香。这余香十分奇特,跟我以前吃过的任何饭菜都不一样,自成风味。也许,这就是粉浆面条征服漯河人味蕾的秘密?

就这样,一天天喝着、品着,粉浆面条在我心里渐渐演变成了一道美食。

有一年冬天,我在郑州做手术,医院里住久了吃啥都没胃口。那天又到了饭点,我把自己包裹严实后和老公走出医院,在附近的街道转着找好吃的。看到路边一个卖粉浆面条的小摊儿时,我喜出望外:这么多天了,终于可以吃一顿有滋味的饭了!老公提醒我:“这儿的粉浆面条不一定好喝。”我却舍不得离开,想着再不好喝也总比医院的饭强吧——好歹也是粉浆面条呀。付了钱,老板给我盛了一碗。我一看就凉了半截:碗里稀汤寡水的,看着就没热气儿。喝一口,那感觉分明是白水煮挂面,然后放了点醋。哪有漯河粉浆面条的那种浓郁酸香、软绵可口?

那一刻,我是多么怀念漯河的粉浆面条;那一刻,我意识到漯河成了我心里真正的家。

在漯河生活多年,我也学会了做粉浆面条。我家楼下附近有一家卖粉浆的店。除了卖粉浆外,店里还卖手擀面条、小芹菜、茴

香、韭菜、小白菜、荆芥、藿香、泡好的熟黄豆、油炸花生米等各种做粉浆面条的配料。周末我常去这家采购食材。一小间店面里放着两口巨大的缸,一口缸里是酸味浆,另一口缸里是原味浆。粉浆是论瓢卖的,店主根据客人的喜好将两种口味的浆按比例搭配。他用木棍先在两口大缸底部翻搅几下,把沉底的浆粉搅匀了,然后拿起瓢舀。我喜欢酸味适中的浆,每次店主就在原味缸里舀一大瓢、酸味缸里舀一小瓢,然后将浆水倒进一个袋子。两种口味的浆混合在一起,搭配出的味道刚好是我喜欢的。

粉浆面条的做法简单。锅内放油,油热放花椒炸香捞出。浆水倒进锅里,加一点小葱油,轻轻搅拌,等浆水煮沸,伴着翻滚的粉浆将面条下锅。接着把泡好的芝麻叶放入锅里,等面条快要出锅时加入各样青菜——摘下的芹菜叶子和粉浆是绝配,千万不要扔了,下锅后非常好吃。有人说粉浆面条最适合搭配味道怪异的青菜,想想还真的是。放盐调味,一出锅那特有的香味就直入肺腑。寒冷的冬天,盛一碗热腾腾的粉浆面条,浇上一点小辣椒油,再放一勺黄豆芽芹菜丁、花生碎儿。面条白、芝麻叶黑、青菜绿、黄豆黄、辣椒红,如此一碗面,色香味俱佳,保准谁喝了都会浑身暖洋洋、口齿都生香,再也忘不掉那独特的味道。

漯河人做粉浆面条一般都会用家里最大的锅做满满一锅,吃不完咋办?据说,酸浆和面混合就是原生态的保鲜剂,吃不完的粉浆面条可以热了再吃,不仅不会变质,味道还会更好。

被粉浆面条熏陶久了,我从老漯河人口中还了解到粉浆面条的起源。据传,粉浆面条起源于方城。明朝正德年间,京城一位钦差大臣路过此地地在一饭馆吃饭,店主因无上等米菜下锅而急得团团转。他看到盆里磨碎的豌豆和桌上的面条,急中生智,用椒叶、藿香等作为原料,用豌豆浆作汤下面条,做了一锅豌豆浆面条。钦差大臣吃后十分满意。从此,粉浆面条便成了河南的一道名吃,在各地流传开来。

如今,我在漯河这座小城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,记不清喝过了多少碗粉浆面条。这碗面条热气腾腾、养胃安神,让游子的心渐渐安定,一年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



沙澧东去

蔡方华作

诗风词韵

冬语(外一首)

■宋离波

一路踉跄
北风扫过渐渐斑秃的山坡
广场上,荒疏走板的俚语
凝凝了最后一截缝绻
向窗口,一点一点蔓延

立于树梢的麻雀
守着空落的窝

凝眸望着
再缝一层密密的叮嘱
爬上两鬓苍白

一段往事,一个躬影……
一帧又一帧纷至沓来
路口,风声愈发吃紧
盼归的母亲
站成了一棵白杨

